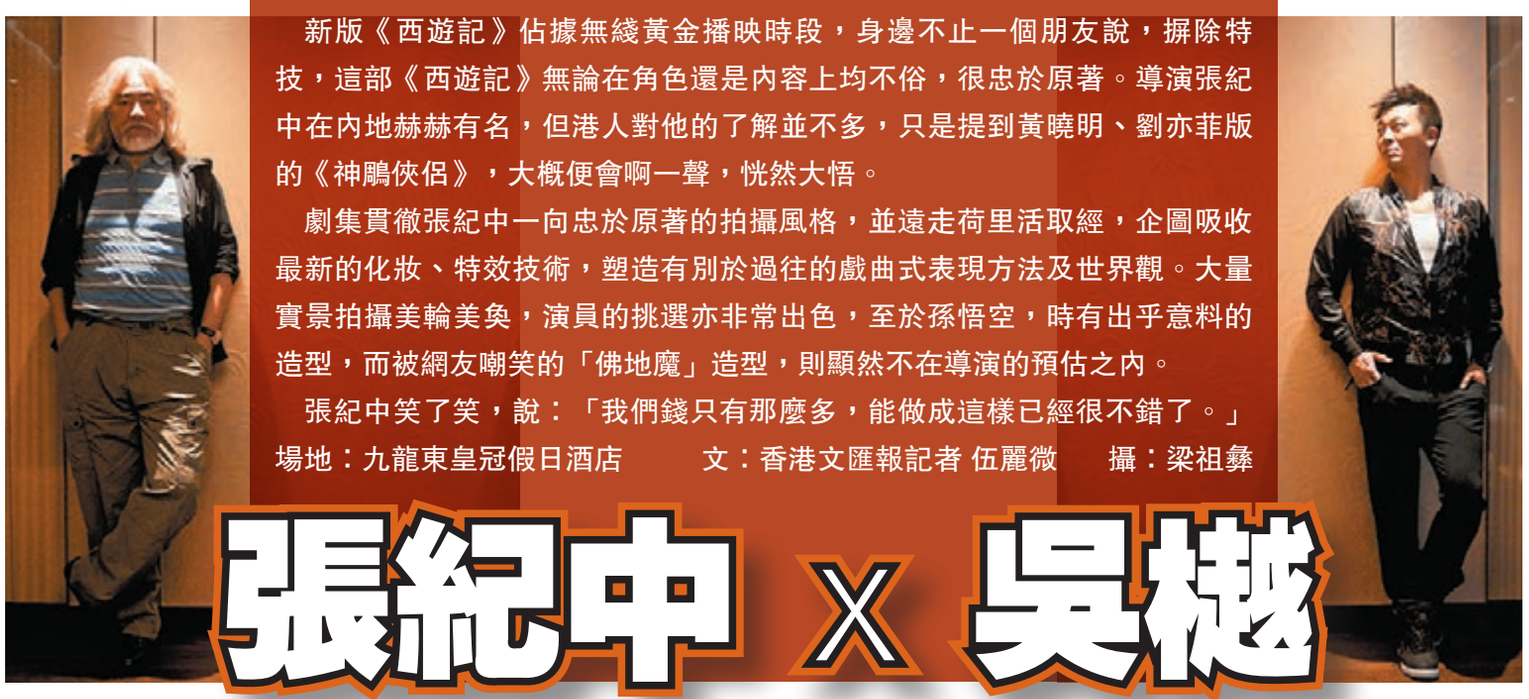

新版《西遊記》佔據無綫黃金播映時段，身邊不止一個朋友說，摒除特技，這部《西遊記》無論在角色還是內容上均不俗，很忠於原著。導演張紀中在內地赫赫有名，但港人對他的了解並不多，只是提到黃曉明、劉亦菲版的《神鵰俠侶》，大概便會啊一聲，恍然大悟。

劇集貫徹張紀中一向忠於原著的拍攝風格，並遠走荷里活取經，企圖吸收最新的化妝、特效技術，塑造有別於過往的戲曲式表現方法及世界觀。大量實景拍攝美輪美奐，演員的挑選亦非常出色，至於孫悟空，時有出乎意料的造型，而被網友嘲笑的「佛地魔」造型，則顯然不在導演的預估之內。

張紀中笑了笑，說：「我們錢只有那麼多，能做成這樣已經很不錯了。」

場地：九龍東皇冠假日酒店　　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　　攝：梁祖彝

張紀中 × 吳樾 打造魔幻《西遊記》

《西遊記》的籌備與拍攝，花了四年多，對製作一部劇集來說，稍長了。但張紀中很滿意，因為這是他三番兩次遠走美國得出經驗拍出的成果，他認為，以往的《西遊記》版本都是建基於戲曲表演延伸出來戲劇風格，他特別希望利用當下最新的技術，拍出一種新風格。

嘗試是一種追求

「我常常跑去美國，為了這部戲也去了三四次。」張紀中不諱言，這次的技術嘗試後，未來他會在作品中加入更多特技元素，包括他正開拍的《俠客行》。「這是必須的，內地常說文化產業，其實都是單一產品，根本不能形成一個產業鏈、產業化的結構，我們要慢慢研究。」拍攝前，張紀中在洛杉磯一連看了六間化妝公司，其中不乏為史提芬史匹堡做化妝特效的團隊，有些得過多次奧斯卡最佳化妝獎，「非常了不起。」

看了看，看到一個《加菲貓》裡出現的小老鼠模型，「太專業了，小老鼠透過操作可以動起來，眼睛不停眨，一個機械都做得這麼精緻，逼真得不得了。」他心想，「這種東西我們怎麼做得出來。」極度震撼之下，張紀中也在構思「集合」各種優秀特技的可能性。「我們這點錢、我們這點投入，究竟可以做到甚麼地步？」

「你拿這點錢給美國人，他不可能做到我這個地步。」張紀中說來不無自信。「三十萬美金一集電視劇，他們說不可能，做成這樣要五百萬美金一集。」舉凡技術便與錢掛鈎，拍《西遊記》，他就是抱着做一個嘗試及訓練內地的電腦公司技術為目標。「我找了十五家電腦公司，他們的質素參差不齊，有的公司做得好，時間就節省了，有些則不停來回重做，最後實在不行就減掉，過得去就算了。」直到現在，張紀中依然為技術不完美而感到遺憾。

當初開拍時，張紀中就說過，希望透過製作《西遊記》，提高內地製作魔幻類題材的水平。值得一提的是化妝技術，比起過往飾演名

著角色或故人時，演員只在臉上貼一塊膠膜，根本沒有所謂的塑形，張紀中的團隊可謂花盡辦法去塑造這些古靈精怪的角色。「我在北京、湖北找了很多家乳膠公司，請他們來北京開會，說要這種效果，問他們能不能做，他們立馬說『沒問題我們做』。」結果拿來的都是塑料片，根本不能貼在臉上，「不透氣，又粘不住。」他跑去美國找材料，貴得要命，買回來時對方附了一張說明書，對着說明書弄啊弄，弄到材料快沒了還是弄不到。沒辦法之下，他還是特地找了一個有經驗的化妝師過來幫忙調製材料，「他還行，一個月才一萬美金也不算貴。」終於做出像樣的化妝。

之前，他知道內地有人做過類似的化妝技術，把他請來，他竟然開起價來。張紀中一氣之下找了美國化妝師，一起研究一起嘗試，成功了免費教予同行，「讓大家學會怎麼塑形、翻膜、烘烤，少出廢品。」心比天高，但張紀中從不藏私，「這都是這個戲的經驗。」

花了九個月做化妝，而此前，他的團隊二十人一整年在畫圖，畫形象、畫場景、畫道具，把圖變成立體的，再去拍。「我這個人啊，很喜歡製作，電影電視嘛，就是製作。美國的大劇都是超級製作，我們也開始慢慢做，老徐（徐克）啊，做得一個比一個好，你可以看到中間的進步。」

萬變不離其宗

張紀中改編了不少金庸作品，《笑傲江湖》、《射鵰英雄傳》、《天龍八部》、《神鵰俠侶》、《倚天屠龍記》等，也製作了《三國演義》、《水滸傳》等經典作品，堪稱是「改編王」。對於改編，他有一個最基本的標準——不要毀了人家的孩子，因而熟悉他的觀眾就知道，他是內地眾多電視改編裡，最忠於原著的一個。「你改編，不能把人家的孩子弄得甚麼都不像。我改編金庸先生的作品，會先問『金庸先生的精神是甚麼？』你不能改變他的精神。你非要弄個女的東方不敗出來，他本來要自宮的，現在不用自宮了，你為了要他談戀愛，把角色本身都改了，像這種改編，已把金庸先生小說的精神都改掉了，這對作者是極不尊重的。但像周星馳，他那些不叫改編，他是創作，他從來沒根據《西遊記》改編，《大話西遊》不是《西遊記》啊，那是他的聰明才智。但你的《笑傲江湖》不是這樣，我覺得怎麼去挖掘金庸先生的精神比較重要。」

且看他如何改編《俠客行》。

對談吳樾

美猴王是如此煉成的

問：你如何揣摩孫悟空這個角色？

答：以前《西遊記》裡的孫悟空更多是戲劇化的，觀眾所看到的《西遊記》都是從話劇、京劇、電視、電影裡看到，很少有人去讀過原著，其實原著裡的孫悟空就是我現在做的孫悟空。而那時演的孫悟空還是比較戲曲化的，符合那個時代的審美觀。當時六小齡童出身於非常有名的京劇世家，所以他演得很美，大家也覺得像活的一樣，符合大家對美猴王的想像。

而我們這次，值得一提的是，我們看《魔戒》的時候，特別相信在那個年代、在遠古的國外，發生過這樣的事情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嗎？那個年代就真的發生了那個事情，包括現在非常有名的美劇《權力的遊戲》、《斯巴達克斯》，即使以神話作為背景，大家也相信真的發生過那樣的事，這次的《西遊記》也做到了一些。這是唐朝發生的事，跨越十九年，唐僧不可能像原來那樣白白淨淨，所有看過原著的人都知道，而這一版是最符合原著的。

問：你看了很多次原著？

答：看了五次，拍之前看了兩次，拍的時候看了三次。

問：猴子的部分你怎麼理解的？

答：去動物園看猴啊！表演最基本的部分就是模仿，我們模仿戲曲的猴，非常簡單，無論是京劇崑曲川劇粵劇，所有的戲曲都有美猴王、都有孫悟空大鬧天宮那一段，不外乎三個動作（表演起來），你看京劇是這樣，崑曲也這樣，所有的戲劇表現都這樣。但我們這次就沒有這樣，我們觀察猴子後，發現戲曲裡的猴是經過藝術加工演的，譬如像喝酒，藝術加工的猴喝一口會面目猙獰，真猴沒那麼誇張，牠跟人一樣，覺得很辣先吐出來，這就是最大的區別。一個是人故意演猴，一個是猴要學人，這就是我跟其他演孫悟空不一樣的地方，我是從猴子去演人，而之前的人是在極力地扮猴。

從猴到人再到佛，這三個階段，以人來說，就是從六歲到二十歲到四十歲六十歲一百歲，是有階段的，所以每一個人生階段都不一樣，這個孫悟空可以讓大家清楚地看到他在面對人生情感、面對事件的反應與判斷。如果你有看過六小齡童版的孫悟空，就會發現第一集和第三十集演得一樣，但這是不對的。譬如說，你今天愛一個人，你叫他親愛的，明天你很恨他時，你還能這麼說嗎？師父給悟空戴上緊箍咒後，任何演孫悟空的都忽略頭上的緊箍咒，沒有一個人想自己跟緊箍咒的關係是怎樣。師父一唸緊箍咒，孫悟空頭疼得要死，但又沒辦法拿下來。作為演員，你就要想，當師父唸緊箍咒時我非常想把它拔掉，但我不敢，因為我一犯錯師父就會唸緊箍咒，那時我心裡是恨師父的。師父在前面走，我就讓特技師傅做了一個小的金箍棒，我一直在扳頭上的緊箍咒。每一個細節與搭配都是為了如何演好孫悟空，而不是為了跟他們（之前版本的孫悟空）不一樣。

銀幕短打

一步之遙

文：朗天

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急不及待以姜文為焦點導演，行內人都看出是搶喝頭啖湯之舉。去年康城電影節姜文已為新片《一步之遙》造勢宣傳，後來更鐵定今年十二月至明年新年檔期公映，換言之，明年電影節等不及列其為開幕電影，那時再做姜文可能會給人明日黃花的感覺。

毫無疑問，姜文是當今中國最有才華的導演之一，張藝謀、陳凱歌連年令人失望，謝飛亦近停產，馮小剛、陸川、寧浩又太商業化。這個「最有才華」的名單，具名者買少見少。除了他，賈樟柯、婁燁都該榜上有名，有人可能還會加上劉浩。

姜文作品不多，頭三部《陽光燦爛的日子》、《鬼子來了》、《太陽照常升起》為獨立製作，藝術成就非凡，今天學院教授魔幻寫實主義的華語電影，最方便是拿此三片作例子。不過，《太》片中途資金出了問題，香港的英皇電影加入，救了該片，也開始改變了姜文的創作光譜。

《讓子彈飛》是姜文最廣為人知的作品，大規模、大卡士、數碼特技（有別於之前的靠光學技術和電影語言表現魔幻）、通俗的符號或象徵（無論你會否認為它泛政治），樹立了所謂「站着也能把錢賺」的「典範」。《一步之遙》繼續由英皇出品，繼續以大明星（葛優、舒淇）招徠，情節搞花國選舉（明擺着有諷刺中國式民主的味道），是沿用成功方程式「再斬二両」之作，你也可視之為姜文益發向商業靠攏的徵兆。

賈樟柯走出地底之後，很多計劃說了多年都拍不成，好不容易出了部《天注定》又因內容懷疑犯禁而不斷延遲公映，證明要在藝術和商業之間（中間永遠還隱藏了政治）走一條兩邊討好的路其實頗為艱難，姜文的《一步之遙》可以為我們證明甚麼呢？姜文離大師抑或巨匠僅一步之遙？

影評

《聖羅蘭》
法式男人的妖嬈—非常美，非常罪

聖羅蘭（Yves）對同性情人Pierre說：「我喜歡他，但我知道，是你將伴隨我走下去。」聖羅蘭是如此的妖嬈，知性敏銳，多情善變，但終究是自戀的。這種自戀令他的情人們恨得牙癢癢，卻又欲罷不能。在Yves身上，你輕易就嗅到法國人的民族天性——骨子裡的浪漫，善於從生活獲得靈感，樂觀向上。那一低頭的嬌羞，如蓮花般高貴優雅，卻暴露了法國男人天性裡的矯情。

在初春噪動不安的夜晚，和情人在油麻地Kubrick看一場午夜電影，感染着電影中Yves和Pierre的眉目傳情，你將會細品出一份細水長流。有時候男人間的情愛比男女的來得安穩。你很容易就這樣愛上電影裡的巴黎，想起凱旋門、羅浮宮、香榭麗舍大道和巴黎歌劇院。午後懶洋洋地坐在街邊咖啡館，是Woody Allen鏡頭裡的巴黎。從午後到黃昏，一直到夜色漸濃，你會沉醉在Yves那張漂亮的臉，它美得像一件藝術品。

整部電影，一反法國電影「肉慾」式的傳統，彌漫着唯美自然。情人間的親吻、做愛也是蜻蜓點水式的，卻時時因暖色調的法文，在情人耳間徘徊呢喃，令人目迷耽美。是的，電影在傳遞一種信息——法國知名設計師Yves就是那麼愛「美」，熱愛一切的「美」。

對於一個完美主義者來說，對Yves「美」的偏執追求，甘拜下風。Yves對時尚的追求就只有一種標準——「美」或「不美」。美的，就去接近去做；不美的，就不要。整部電影的色調很美，柔和的光線，精緻的容　，優雅的服裝。導演對人與美的尊重令人驚訝，大方不遮掩的性，含情脈脈的法文，廣告式的構圖剪接。知名品牌Yves Saint Laurent的氣息滲入每個細胞，這種以美感為主軸拍人物傳記的獨特手法令人再三回味。

可惜一場視覺和聽覺的盛宴，卻因導演過分重視美感，忽略了電影呈現的是一個不可靠的敍述者，是一個斷裂的傳紀，傳紀的真實性去哪兒了？電影開場由Pierre Berge倒敍，引出Yves的人生。 這不是一段完整的人生敍述，在短短100分鐘內敍述如此跌宕起伏的人生過於牽強了。敍述者Pierre塑造出一個幼稚、靦腆、柔軟、依賴性強、不專情，女性氣質的Yves。神經質、煙、酒、藥和出軌成了Yves人生的關鍵字。可令人懷疑這是否真實？ Pierre在Yves去世後寫給他的回憶錄中所說：「性一直是我們（感情）的動力，而不是藝術。」（「It is sexuality and not art that has been our driving force」）

法國電影的浪漫情懷是英美電影無法模仿的。電影開始是Yves 1976年秀場的歌劇，從視覺到聽覺，從鏡頭到音樂，從人物到風景，都是時尚乃至妖嬈的風情。這種專屬法國的浪漫與時尚，如果是美國人演繹則多了份粗糙俗氣，若換成英國人又多了些呆板，也只有法國導演才能將法式文化情感詮繹到極致。

果然，法式男人的妖嬈，是非常美，非常罪的。

對照記

文：勇先

《笑傲江湖》
蔗渣價錢，燒鵝味道

近年自家製劇集質素備受觀眾質疑的無綫，最近忽發「奇招」，購入內地劇集《西遊記》。雖然電視台在宣傳上不斷放言電腦特技如何超凡，購買播映權金額如何天價，但播映首兩天，卻有網民已嫌劇集不對口味而要求腰斬。電視台會否賠了夫人又折兵，還屬未知數等多一段日子。

有說看到今日無綫也在黃金時間播外購劇，足證其沒落。誠然，八十年代是香港電視劇的高峰期，而古裝劇更是傲視東南亞。想當年，儘管佈景粗糙，但維妙維肖的選角、擅於捕捉觀眾心理的說故事能力，令香港的古裝劇成為華語世界的經典；只是九十年代，台灣的古裝劇在衣着佈景上更精緻考究，壯麗景色亦遠勝港產劇的廠景，令港產武俠劇開始走向下坡；今日則是內地的「天下」，不惜工本製作費，還有隨時可擺出千軍萬馬的震撼場面，港台更是難以比擬。以往視港產劇為典範的內地觀眾，也開始覺得香港本土劇集粗製濫造，不值一哂。

當然，港產劇的不足之處，基本上內地和香港觀眾的觀點雷同；但我們的天賦特質，卻往往被人遺忘。回顧1996年無綫翻拍的《笑傲江湖》，從演員表上看到由呂頌賢、梁藝玲、陳采嵐和何寶生等非一線演員擔任重要角色，還有拍攝亦多在狹小的廠景進行，便可知這絕對是budget不多的小本製作。然而在有限資源下，我們卻見到製作人嘗試在其他方面突圍而出。事實上過去三十年來，兩岸三地七次重拍《笑傲江湖》，受原著的「局限」，故事自然萬變不離其宗，但筆者覺得以九六年無綫所拍的，最能做到「蔗渣價錢，燒鵝味道」的低成本高效益——特別在選角上，看似是二線演員，細味之下卻發現全是忠於原著的「最佳人選」。當中尤以魯振順飾演的「東方不敗」最叫人難忘，憑着他獨特的聲線和骨子裡女性化的嫵媚，可謂「完勝」一眾東方不敗。還有由聲線厚實一派穩重的已故藝人王偉飾演「君子劍」的岳不群，同樣能將原著角色立體呈現。當然最重要是在故事描繪上，港劇雖然不如台劇般細膩，卻又少了拖延劇情的沉悶。

香港電視工業就如香港發展的縮影，當社會看似走向下坡時，總有人指香港資金缺乏、硬件不足、市場太細，總之要與內地合資合拍，否則便是死路一條。但一直以來所謂的香港奇蹟，正是靠着我們「蔗渣價錢，燒鵝味道」這種小本賺大錢的本事，所以香港從來不追求浩大硬件基建、不追求盡善盡美，而是在有限資源下，發揮自己的專長，盡量製作出最快最好的東西。但今日面對困境，不少人急急說「香港各方面真的不行了」，卻沒有莊敬自強，一心以為靠「外購」與「引進」來補不足才最具效益。老實說，這不是把握機遇，而是懶惰而已！